



毛主席語錄

一切內外黑暗勢力的猖狂，造成了民族的災難。

水災與拉李政權反人民政策分不開

十二月十日晚上到十一日晚上，馬來亞（包括星島）的許多地方，洪水泛濫，釀成馬來亞（包括星島）近三十年來最嚴重的水災。

在拉赫曼——拉查克——李光耀走狗政權法西斯統治下，本處於水深火熱的我國各民族勞動群眾生活面臨更難解決的問題。

廣大的各民族勞苦大眾（尤其是住在窮鄉僻野，以農、畜業為主的）眼看自己用血汗辛苦維持的家園，就在這一場水災里被洗劫的一乾二淨了！家破人亡、流離失所、經濟破產這是極其嚴重的損失。對於被這場洪水洗劫的勞動人民我們致以兄弟般的、深切的慰問！

我們呼吁被壓迫的各階層同胞們發揚「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的精神，在經濟上、物質上（衣服、食物等）踴躍直接捐助受難的各民族同胞，並前往各災區慰問受難的同胞們，使他們在精神上得到鼓舞，早日重建家園！同時，我們要全力支持他們重建家園的鬥爭，因為行動黨政權有意把他們趕走，逼他們去住所謂「政府屋」，這是乘人之危、趁火打劫的行徑！

必須嚴正指出：這次水災，雖然是傾盆的連夜大雨而泛濫成災的，但是，這並不是造成嚴重水災的根源。

在馬來亞（包括星島）歷史難道不會發生過水災嗎？在世界各國何嘗未有洪水成災的先例？

中國的黃河不是歷史上最著名的河水連年泛濫成災嗎？但是，今天，在中國共產黨及偉大領袖毛主席領導下的中華

人民共和國却把黃河的禍害消除了，並利用了它來進行建設社會主義了！

因此，水災、雖然是日之為「天災」，但事實上是和整個社會制度有着直接的關係的。

這次在馬來亞（包括星島）的水災所以釀成前所未有的泛濫，是和禍國殃民的賣國賊拉赫曼——拉查克——李光耀集團，長期以來為了吻合帝國主義者的利益而瘋狂擴軍備戰，殘酷壓迫和剝削我國各族勞動群眾，對於廣大勞動人民的生活問題根本置之不理分不開的！

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曾經指出：「一切內外黑暗勢力的猖狂，造成了民族的災難。」馬來亞（包括星島）的水災之所以一年比一年嚴重是英美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拉赫曼——拉查克——李光耀一手造成的！他們只顧建大工廠、大組屋為外國壟斷財團和官僚資本集團榨取利用，根本無視河道的通暢和低窪區的水流排洩問題，因此，大雨一來，就釀成災害了！

我們再次呼吁馬來亞各民族同胞發揚「三個互相」的精神，在經濟上、物質上和行動上支援和慰問各民族受難同胞，使他們早日重建家園，恢復正常的生活！我們也呼吁各族受難同胞，團結起來，通過自己的力量，捍衛基本的生活權利。同時，加強警惕，反對反動政權的迫害。

我們最後再次重申，馬來亞各民族同胞只有團結起來，行動起來，展開鬥爭，打倒英美帝國主義，打倒拉、李走狗政權，建立人民共和國，才能消滅一切民族的災難！

拉赫曼·拉扎克集團的又一滔天罪行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指出 馬來亞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當前所面對的一切問題，包括公民權問題和工作準證問題，實際上並不是什麼別的問題，而是一個政權問題。政權問題是不能在敵人法律許可的範圍內向敵人求情或申訴來解決的。文章也痛斥道：「誰為人民的自由而鬥爭，但不為人民掌握全部政權而鬥爭，那他不是鬥爭不徹底就是別有用心。」

〔革命之聲電〕拉赫曼、拉查克集團最近强行實施「工作準證」制度，通過一紙命令就侵權無理地剝奪了十多萬華、印族工人兄弟的工作權利和生活權利。這是他們進行馬來

沙文主義的又一滔天罪行。

在臭名昭著的「新經濟政策」宣佈之後不久，即七月中

（轉入第二版）



先「統一」還是先「奪政權」

評論

正當星島左翼內部圍繞着社陣領導人所提出「當前迫切任務是爭取統一」的口號進行深入廣泛的論爭時，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開始廣播，播出了一系列內容極其深刻豐富的文章，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分析了馬來亞（包括星島下同）的政治、經濟、軍事等重大問題，指出了人民革命鬥爭的正確方向。目前，廣大的革命者、進步民主人士以及人民群眾，都把收聽「馬來亞革命之聲」的廣播當作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項重要內容，是每天必上的政治課。

我們堅信，隨着「馬來亞革命之聲」的革命評論與革命呼聲的影響的擴大，隨着這個屬於馬來亞人民自己的電台對馬來亞革命實踐問題的評論日見增多，我們在敵佔區進行革命工作的同志們的心更明了，眼更亮了，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到什麼道路、什麼路線、什麼方針、什麼口號是正確的；什麼道路、什麼路線、什麼方針、什麼口號的錯誤是有害的。什麼是真正的革命，什麼是機會主義。我們堅持正確路線的同志信心更加堅定了，那些受錯誤路線影響與誤導的，仍然要革命的同志正一天天覺醒越來越多的受誤導者將回返到正確的革命道路上來。

什麼是革命道路呢？絕不是那種把政權問題放第二，把「爭統一」放在第一位的那條道路。目前，社陣領導人把「爭統一」放在一切之上，放在奪取政權之上，認為當前星島左翼的迫切任務是「爭取統一」。這已被廣大革命同志指出是錯誤的。

到底「爭統一」和「奪政權」兩者那一樣最迫切、最重要、最根本呢？自然是「奪政權」最迫切、最重要、最根本，統一（指真正的統一，而不是假統一）的現實，那只有在奪取政權之後，而不可能在奪取政權之前。如果誰要向人們說：真正統一能在人民掌握政權之前就實現，那不是有意欺騙人民嗎？如果承認政權問題最迫切，配合革命武裝鬥爭最重要，強調「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最重要，那麼，為什麼不把推翻拉曼、李光耀政權，建立人民政權當作迫切任務，而把「爭統一」當迫切任務呢？如果是爭取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政權下的假「統一」，那不是要誤導人民脫離奪取政權的鬥爭，有利於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延長其統治壽命嗎？請社陣領導人回答這個問題。

「馬來亞革命之聲」的一篇評論工作準證的文章，有一段話是社陣領導人需要仔細閱讀與體會的：

「馬來亞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當前所面對的一切問題，包括公民權和工作準證問題，實際並不是什麼別的問題，而是一個政權問題。政權問題是不能在敵人法律許可的範圍內

（接自第一版）

旬，拉赫曼、拉查克集團用坐監或罰款作威脅，強迫五十萬名所謂「非公民」永久居民進行登記。到十月初，傀儡政府發出了約十四萬張工作準證，其中三分之一的有效期只有三個月。期滿後即禁止工作，六個月之後，這些工人總數約九十八萬就要被剝奪工作權利而陷於失業。這樣，連同他們的家屬在內就有四、五十萬人將由於拉赫曼、拉查克集團的瘋狂迫害而完全失掉生活的保障，陷入失業、飢餓的困境。

據反動報紙報導，在樹膠園工作的印度工人，最少有五、六萬人將因「工作準證」期滿而被開除。在鐵道、海港公共工程和市政等部門，也都有大批一向被剝奪了公民權，因此現在也要被剝奪工作權的印度工人。在工商企業中工作的

向敵人求情或申訴來解決的。」

然而，社陣領導人對這個問題又是怎麼說的呢？社陣領導人不是直接把「公民權問題」「工作準證」與所謂「長堤管制」問題說成是由於「不統一」造成的嗎？請慢點罵我們「斷章取義」或「造謠中傷」還是讓我們聽聽社陣主席自己怎麼說的吧：

「重歸統一和撤消長堤的檢查，無疑的，將立即（？）減輕馬來亞人民的負擔（？）。它也意味着，被拆散了的家庭的重新團聚，『工作準證』的撤消（？），自由的進出長堤、取消關稅（？）、撤銷打制（？）和各種苛捐雜稅（？），為人民群眾提供較便宜的貨物和生活費用（？），恢復人民參與國家政治的基本權利（？）。」（社陣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日黨訊第五版）

嘩，多麼美好的日子呀！那是不是人民已經當家做主了呢？不！還是帝國主義及拉赫曼、李光耀這班走狗當權。那麼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拉赫曼、李光耀集團開恩了嗎？不！千萬個不！但是照社陣主席却頑固認為「重歸統一將大大的加速美英帝拉曼李光耀反動政權的滅亡，加速馬來亞人民爭取民族解放鬥爭的早日勝利。因此，爭取馬來亞的重歸統一是一項重要的、迫切的任務。」（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日社陣黨訊第五版）

請看、這明明是在說，先爭統一，後奪政權。白紙印上黑字，這是擦不掉的，用什麼藥水也洗不掉的！人們自然要問：給人民帶來那麼多好處的統一，果真的能在人民當家做主之前實現嗎？在反動最當權的條件下，反動派會撤消壓迫人民的「公民權條例」「工作準證」制度、「長堤管制」和苛捐雜稅嗎？是不是反動派有一天會「良心發現」，大發善心呢？

「馬來亞革命之聲」的評論文章最後引用了列寧痛斥機會主義的話，這是值得我們再三閱讀和深入領會的：

「誰為人民的自由而鬥爭，但不為人民掌握全部政權而鬥爭，那他不是鬥爭不徹底就是別有用心。」

「馬來亞革命之聲」號召我們「團結起來，為徹底推翻美英帝國主義的走狗——拉赫曼、拉查克和李光耀集團的傀儡政權，建立人民共和國而奮鬥到底！」

讓我們熱烈地響應這個偉大的戰鬥號召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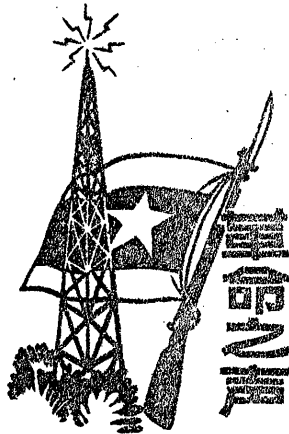
華族職工，也面臨着同樣的遭遇。

拉赫曼、拉查克集團並不以此為滿足他們剝奪了十幾萬工人的工作權利不算，還要把他們和他們的家屬擠上死路。原來，這些工人在以前工作期間，按照傀儡政府的所謂「公積金條例」的規定，每月都繳納工資的六、七巴仙作為儲蓄金。現在傀儡政府竟然宣佈不許這些工人，在失業之後，領回他們的儲蓄金以維持生活。這是不顧別人死活的明目張膽的掠奪，是乘火打劫的強盜行徑。

在拉赫曼、拉查克集團的這種野蠻的迫害下，十幾萬工人怒火中燒，無比憤慨，準備同階級敵人展開反迫害鬥爭。傀儡頭目聽到消息，又怕又恨，法西斯頭子拉查克更是兇相

（轉入第七版）

拉赫曼·拉扎克集團是5·13大屠殺的兇手



——二評拉赫曼·拉扎克集團的所謂“五·一三騷亂報告書”

〔革命之聲〕拉赫曼、拉查克集團在他們的所謂“五·一三騷亂報告書”里，使用許多蠱惑人心的言詞，編造了民族屠殺事件的“經過”和所謂“原因”。他們編造的方法是，錄取某些特殊人物的口供，作為“事實依據”。這些特殊人物是什麼樣的人呢？其中主要的，有當晚在他官邸親自指揮屠殺的“馬來民族統一機構”的要員，屠殺事

件後即被法西斯頭子拉查克封為“雪蘭莪州作戰委員會”頭目、雪蘭莪州偽“州務大臣”哈倫；有在屠殺事件發生的前一天，即十二日晚上星夜四處奔走、散播謠言、煽動馬來甘榜群衆進城殺人的偽“雪蘭莪州議會”的議員哈倫的政治秘書亞末拉扎里；有偽警官十人，偽警察三人；有向外國記者自誇，曾經派出六位刺刀的青年去參加屠殺的某學院的神祕學生陳此之外，拉赫曼、拉查克集團爲了假裝“公正”，還特地從偽警察局的檔案中抄錄了四、五個普通市民被迫作出的“口供”。這就是〔報告書〕的事實！這就是〔報告書〕藉以編造出來的屠殺事件的經過。

殺了人，洗掉手上的血跡，再戴上白手套，兇手不但變成了“君子”，而且顛倒事實，摘卸陷害而變成了原告。這在我國的歷史上，已經歷見不鮮，再也不是人們的疑難了。

奇怪的是，拉赫曼、拉查克集團却還拿它來當作救命的稻草，當作裁判的根據。並且以爲這樣一來，就能欺騙國內外輿論，開脫自己殺人的罪責。這真是白日作夢！

這只能再一次表明：他們外強中乾，心寒胆怯。他們既要殺人行兇，又要畏罪自逃。他們害怕真正的事實，他們害怕屠殺事件的真相大白於世。因此，他們除了撒謊，還是撒謊。這種黔驢技窮的丑態，真是既可惡又可憐。

爲了掩蓋天下人之耳目他們在屠殺了上數以千計的無辜群衆之後不準任何人提起屠殺事件。如果有人提起，不管你是聽來的，親眼見到的，甚至是親身經歷的，一律稱之爲“謠言”，稱之爲“煽動民族仇恨和民族衝突”，要逮捕、監禁、懲罰。一句話，他們殺了人又不準別人說起他們殺人的事，和把他們叫做兇手。

爲了封住人民的嘴，他們還嫌目前的“緊急法令”和多得數不清的種種鎮壓措施不夠保險，因而早在〔報告書〕發表之前的一個月（即九月六日）就下了一道命令，禁止任何人討論公民權問題、偽馬來軍團問題、馬來人特權問題、馬來語問題、馬來統治者的地位問題，等等。這也再一次表明，他們的日子實在混不下去了。他們除了壓，還是壓。而且在撒謊之前，他們還是念念不忘這個壓字。但是，畢竟事實最雄辯，謊言也罷、刺刀也罷，都絕對改不了血一般的事實。

誰是“五·一三”民族屠殺的兇手，已經是歷史的事實。各族群衆，特別是吉隆坡等地的群衆，他們親眼目睹或親身經歷了，難道欺騙和鎮壓能夠勾消這筆冤仇血債嗎？

人們還記得，在幾個月前，拉赫曼、拉查克集團的所謂“競選宣言”是這樣寫的：“穩定的政治如果受到破壞，就是分裂過程的開始，這是改變不了的，其結果必將是誰也不敢設想的一場殘忍的屠殺。”這不是爲“五·一三”民族屠殺製造輿論，又是什麼？這不是一語道出了“五·一三”民族屠殺事件是你們早就準備好的計劃，又是什麼？

“五·一三”大屠殺前一個月，（即四月十二和十四日），拉赫曼在馬六甲和瓜拉比拉的兩次群衆大會上，殺氣騰騰地叫囂說：“如果有人想要剝奪憲法規定的馬來人特權，將會發生流血事件。馬來人是不會逃進森林的，相反的，我國將會發生流血事件。”這不是蓄意煽動民族屠殺，又是什麼？

四月二十三日，拉查克在廣播演講里聲色俱厲地恐嚇說：“要是聯盟不能得到多數席位要是‘聯盟’不當選，繁榮的經濟和種族和諧就完蛋。”這不是公開煽動殺人縱火又是什麼？

“馬華公會”領導集團，在他的競選工作指示里，也公然威協群衆說：“不投聯盟的票，就會有衝突，就要發生仇恨和騷亂。”這不是爲拉赫曼、拉查克集團的民族屠殺陰謀幫腔，又是什麼？

拉赫曼、拉查克集團的每一篇競選演說，每一種報刊雜誌，天天散播這種殺人論調，難道不是爲你們早就準備了的，罪惡滔天的“五·一三”大屠殺在作輿論準備嗎？爲什麼在你們的〔報告書〕里只字不提呢？這不是表明，你們既是氣勢兇兇的蓄意殺人，又害怕人民群衆懲罰你們的滔天罪行又是什麼？

人們也還記得，就在民族大屠殺的前一天，拉赫曼、拉查克集團在波德申軍營召集了一個民族屠殺的準備會議。有消息說，這個會議所討論的事情，是動員你們的軍隊和暴徒，而像你們所說的那樣：好好地教訓華人一頓，使華人認識政治權力仍然操在馬來人手里。（應該是說仍然操在買辦的、封建的、官僚資產階級手里），事實難道不是這樣嗎？這是對“五·一三”大屠殺極端緊要的一着，爲什麼你們的〔報告書〕一點也不交代清楚呢？

大屠殺的當天，即五月十三日午後不久，也就是距離哈倫的親信亞末拉扎里到各甘榜去煽動屠殺還不過十幾個小時之後滿載着冷刀、匕首等殺人凶器武裝起來的，“馬來民族統一機構”的暴徒的囉里車，就按照你們預定的計劃，從吉隆坡郊區絡繹不絕地開往市區到偽“州務大臣”哈倫的家里集合。在哈倫面受機宜之後，當天傍晚六點十五分，暴徒就從哈倫的家門口開始下手行兇，見人就殺，正像你們自己所叫囂的那樣：先砍豬後宰羊。也就是先殺華人，後殺印度人。可是，你們在〔報告書〕里却把這次血淋淋的大屠殺說成是什麼“勝利遊行”。我們要問，這一些人既然是來參加“勝利遊行”，那又爲什麼個個都帶上冷刀、匕首以及“護身符”呢？帶上殺人凶器，除了蓄意要殺人之外，難道還能有什麼別的辯解嗎？

我們還要問，如果沒有長時間的、全面的、周密的部署，能在這樣短促時間內，糾集這樣多的暴徒，並且進行規模這樣大的屠殺，範圍這樣廣的縱火搶劫嗎？

在你們所指使的這一大幫暴徒，殺人、縱火和搶劫以後，又按照你們預定的計劃，回到哈倫家中集合。由偽馬來軍團的軍官指揮，以甘榜爲單位，整齊列隊，然後由偽馬來軍團的軍用囉里車，一車一車的把他們載回甘榜去。這一個鐵的事實，除了無可辯駁地說明，“五·一三”大屠殺是有組織、有領導、有計劃之外，還能有什麼別的解釋嗎？

人們更加不會忘記的是，“五·一三”大屠殺一開始，你們就按照早已準備好的計劃，以“維持治安”爲藉口，出

（轉入第八版）

短評

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惡的敵人

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國廣大人民在內強烈地、嚴厲地譴責美帝國主義及其僕從殘酷屠殺英雄的越南人民。全世界人民永遠不會忘記美帝國主義侵略強盜五年來極其野蠻和無人道地狂轟濫炸越南北方，與此同時，美帝國主義多年來不停地使用滅絕人性的化學毒氣和細菌武器來殺害越南南方人民，總而言之，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對英雄的越南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滔天罪。

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着重指出：「帝國主義者的壽命不會很久了。因為他們盡做壞事。」偉大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列寧也鄭重地指出：「未來是屬於被壓迫的工人階級的。全世界的帝國主義正在自掘墳墓。」越南人民的偉大領袖胡志明主席也指出：「愈接近勝利，愈是艱苦。敵人像一隻處於絕境的熊將會更加瘋狂（意譯）。」

我們絕對相信這些令人驚駭的恐怖罪行是美帝國主義這個殺人魔鬼一手幹下的事實。美帝國主義劊子手在越南南方美萊村所進行的野蠻屠殺行徑，只不過是它在許多類似美萊村事件中之一罷了！

目前，已有充分事實相信美帝國主義這個殺人魔鬼在一九六八年四月把美萊村的男女老幼（包括嬰孩在內）將近全村數百人口殘酷無情地殺害了！然而，美帝國主義強盜將美萊村的殘酷屠殺事件足足掩蓋了二十一個月，完全不讓美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知道，但是，紙包不住火，在美國和世界各地的輿論界的猛烈攻擊下，這個殺人不眨眼的帝國主義劊子手終於不得不偽善地，勉強地承認它在美萊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美帝國主義企圖竭力掩蓋它集體屠殺美萊村人民的罪行不讓全世界人民知道。但是，必須指出的是：美萊村事件不是單純的謀殺事件，而是集體的謀殺，集體的大屠殺，它的兇殘程度與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東條英機比是有過之而不及的。全世界的革命人民今天無不同聲譴責、痛恨美帝國主義這個殺人魔鬼及寡

頭們在過去和現在的罪惡行徑。美帝國主義已越來越徹底暴露它是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國人民在內）最兇惡的敵人。

美帝國主義在越南南方美萊村所幹下的大屠殺及其他血腥暴行，已清楚地告訴了全世界人民美國統治階層如何地欺騙美國人民的事實了。不管是艾森豪威政權、肯尼迪政權、約翰遜政權或尼克松政權，他們都是一丘之貉，是美國最大的壟斷資產集團的工具。但是，正如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帝國主義的豺狼們應該記住，由他們任意擺佈人類命運、任意主宰亞非國家的命運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偉大領袖毛主席清楚地指出：「一切反動派的企圖是想用屠殺的辦法消滅革命，他們以為殺人越多革命就會越小。但是，和這種反動的主觀願望相反，事實是反動派殺人越多，革命的力量就越大，反動派就越接近於滅亡。這是一條不可抗拒的法則。」

事實完全正確地證明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敵人。馬來亞革命人民深切慰問英雄的越南人民，馬來亞革命人民向英雄的越南人民致以無限敬佩和革命敬禮。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樣：「國家不分大小，只要充分動員人民，堅決依靠人民，進行人民戰爭，任何強大的敵人都是可以打敗的。」

同樣的，馬來亞雖然是一個像越南一樣的小國，但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廣大馬來亞各民族人民，在馬來亞共產黨及其英雄的民族解放軍的領導下，在「馬來亞革命之聲」的指引下必然取得勝利我們堅信：英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拉曼——拉查克——李光耀集團必定要被馬來亞人民打倒，這是為期不遠的了！

「一切魔鬼通通都會被消滅」因為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不管反動派怎樣企圖阻止歷史車輪的前進，革命或遲或早總會發生，並且將必然取得勝利。」

• 本刊評論員 •

美資加緊入侵星洲

辛仁

近年來，李光耀傀儡集團，為了應付一九七一年年底以前英軍撤出星馬後所引起的不安局面，已不斷向美帝搖尾乞憐，以期由美帝直接間接填補「真空」，同時為了進一步投靠美帝，還極力鼓吹建立所謂「區域性聯盟」，為美帝在亞洲拼湊侵略性集團盡大馬之勞。本年五月，李光耀再度赴美與羅杰斯訪問東南亞以後，美帝與李光耀傀儡集團更加強了勾結。這表現於美帝的魔手越伸越長，它不僅滲入新加坡的經濟部門，而且入侵新加坡的政治、軍事等部門，甚至進一步把新加坡當為美帝對東南亞進行軍事和經濟侵略的基地。

美帝現已明目張胆地將新加坡海港，作為它維修戰艦的基地，如八月間將十四艘參加侵越戰爭的巡邏艇開進新加坡進行維修，十月底復派海軍司令英格等前往新加坡「視察」造船廠，準備將更多的軍艦開往該地修理。這些活動已充分說明今天新加坡的造船修船業，並非純屬修造商船隻。

另一方面，美國壟斷資本集團在新加坡的活動也日益加劇，其投資額更是直線上升。據美國駐新加坡使館官員透露，至本年四月，美資投入的數額共達三億新加坡元，較去年底的一八五百萬已增——五百萬元；再據「美國國際企業管理服務團」主任詹特勒十一月三日對記者透露，至本年十一月

二日止，美國在新加坡的投資已達六億新元，較本年年初的數額又激增一倍。他還招認該團在新「協助」完成的工作計劃，包括政府行政部門訓練計劃、工商業指導等，現已完成九十三宗，正在進行的則有一百卅九宗。至於明年度該團的「服務」工作，更將擴展到造船修船、電子工業、印刷、食品、化學、塑膠、樹膠、鋼鐵以及廣告業、旅遊業、木業、通訊服務等，顯見其「服務」已包羅萬象，滲透已無孔不入。就當前美資投入的主要對象來說，仍以煉油廠和銷油業及電子工業等為主。據估計，明年美國在新加坡開設的電子工廠，將由現有的五家增至二十家，而僱用員工可達二萬至二萬四千人。

美國軍火壟斷組織「科特斯公司」，最近已與新加坡反動當局合設軍火製造廠。至七一年，該廠年產量可達達三萬枝。同時，美資在新加坡入滲工業所獲得的利潤特高，如美商永備（UNION CARBIDE）電池廠，起初投資僅二百萬美元，目前已增資至八百萬美元，這些都是利用其所得利潤來擴展生產、擴大掠奪的。可見美國工廠的發展，完全是建築在殘酷剝削新加坡勞動人民的基礎上。

（轉入第六版）

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 的要害是什麼？

楊關

社陣領導提出的“爭取馬來亞的重歸統一”的口號為什麼遭到廣大左翼干部的反對呢？根本的原因就在於：這個“重歸統一”不是以獨立和民主作為前提的馬來亞半島和新加坡島的真正統一，而是敵人統治下的假“統一”。關於這一點，在許多反對“重歸統一”的文章中都會清楚地指出過，可是，由於社陣領導至今仍不肯承認這點，反而指責別人“硬硬說我們（指社陣領導）是要爭取一個假統一”、“似是而非的說法”，（見社陣主席在八週年黨慶大會上的講話）為此，我們有必要在這里把一些事實擺出來，讓大家看看究竟是誰在“硬硬說”，究竟是誰的說法“似是而非”。

社陣領導在他們的第一篇“重歸統一”的文章——“馬來亞的重歸統一”一文中這麼寫道：“爭取馬來亞的重歸統一就是我們為粉碎‘馬來西亞’、反掉假‘新加坡共和國’，爭取當前的鬥爭目標——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包括新加坡）根本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是革命實踐的第一步。”言下之意，就是說：在爭取馬來亞的真正獨立、民主和統一的過程中，第一步應當是先爭取統一，第二步才是爭取獨立和民主。顯然的，社陣領導提出來的這條道路，就是要馬來亞人民首先去爭取一個敵人安排下的假“統一”，這也就是他們所謂的“當前的迫切任務”！

然而，這個白紙寫黑字的事實，社陣領導竟然在七月十八日的一次會議上矢口否認，他說：“我們要爭取的是一個真正的統一，不是爭取敵人安排的統一。可是，就在同一篇講話里，他又毫不諱言地說：“嚴格的講起來，基於黨作為一個群眾組織所扮演的角色及任務來說，我們只能是爭取統一，然後進一步的達到獨立和民主。”試問，在馬來亞尚未取得獨立和民主之前，人民所爭取到的“統一”，不是敵人安排下的“統一”又是什麼呢？

社陣領導不是也講“擺事實、講道理”的嗎？可是對於以上的事實他們怎麼自圓其說呢？他們最多只能以“我們今天還是繼續用原本的口號，在我們的黨報、聲明、所有重要的文章里”、“我們是不會忘掉爭取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的”（見社陣主席在黨第三屆代表大會上的講話）等理由來“證明”他們不是要爭取假“統一”。但是，這種“證明”實際上只是“用毫無內容的、大言不慚的空談來掩飾自己的怯弱。”（列寧語）根本沒有觸及爭論的焦點。今天，“重歸統一”問題的爭論焦點在於社陣領導在左翼現階段鬥爭目標爭取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之外，突然提出的做為“革命實踐第一步”的“爭取馬來亞的重歸統一”的口號，到底是爭取什麼政權下的統一。如果是爭取人民政權下的統一，為什麼要多此一舉、另外提出一個新的口號呢？為什麼在他們最近的一些聲明、重要文章里，往往要在“爭取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的口號之前，加上一句“爭取祖國的重歸統一”呢？為什麼他們要把“爭取馬來亞的重歸統一”說成是“當前的迫切任務”？甚至說：“正當越來越多的人民支持黨（按：指社陣）的各項政策，同意黨（社陣）的當前鬥爭目標是一個統一的馬來亞的時候，我們認為，我們大家並沒有對這個問題的重要性、迫切性給予適當的注意。”（見社陣黨訊第廿五期）這和馬來亞共產黨在紀念抗英民族解放戰爭二十週年聲明所分析的：“在我黨（按：指馬來亞共產黨）我軍勝利堅持武裝鬥爭的鼓舞下，工人、農人、漁民、學生以及其他階層人民反對迫害

，要求實現真正獨立、要求改善生活的鬥爭浪潮日益高漲。」大相逕庭。

顯而易見，社陣領導提出的“爭取馬來亞的重歸統一”，是為了區別於“爭取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這一口號的，是把兩者分割開來的。因此，儘管他們嘴裏還念着社陣的鬥爭目標是“爭取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但却認為為了配合社陣所扮演的角色，他們要先“爭取馬來亞的重歸統一”。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通過黨中央（指社陣中央）所提出的爭取馬來亞的重歸統一，為爭取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我們黨一路來的鬥爭目標）而進行鬥爭。”那麼，難道我們可以說社陣領導是準備通過爭取馬來亞的真正統一，以達到爭取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嗎？難道真正的統一可以和獨立和民主割裂開來嗎？或者說由於爭取敵人安排下的假“統一”只是“革命實踐（請注意“實踐”這兩個字）的第一步”，接着下來還有第二步，所以就不能說沒有人民民主、沒有擺脫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統治的獨立是爭取假“統一”了嗎？顯然是不能夠的！

當然，社陣領導是最講究“現實”的，當他們提出“爭取馬來亞的重歸統一”做為“革命實踐的第一步”的論點被人們駁得無話可說的時候，於是他們就含糊其詞地、抽象地說什麼“我們應該按照黨（社陣）的角色，現實地來講話”，“要明白今天黨（社陣）的地位。”（見社陣主席在黨第三屆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並且還好象很“理直氣壯”地反過來批評別人“未實現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未實現解放前，他們就不要統一，允許敵人繼續它們的‘分而治之’。”（見社陣主席在八週年黨慶大會上的講話）

奇怪的是，社陣領導指責別人的說法“似是而非”，而自己竟又說出這種“似是而非”的話來。他們既不敢承認要爭取假“統一”，却又反斥別人“未實現解放前”、“就不要統一”。難道他們不知道在馬來亞未取得解放前，根本不能實現真正的統一（敵人安排下的“統一”沒有統一的實質），敵人的“分而治之”必然會繼續存在嗎？或者他們竟連這種“歷史的過程”都記顛倒了呢？

實際上，社陣主席所提的「重歸統一」指的是假「統一」還可以從什麼二個國家合成一個國家（不是人民政權的國家），什麼「新加坡和馬來亞大陸」「互取長補短、相互依賴」，組成一個「不可分割」的「經濟單位」，以及什麼「剷除強加於人民頭上不必要的痛苦」等等，得到證實了！

其實，我們可以這麼肯定地說，社陣領導說出這種似是而非的話來，並非一時的“脫口”，而恰好是反映了“爭取敵人安排下的假統一”的思想在他們的頭腦中是何等根深蒂固、陰魂不散！如若不然，他們又何必喋喋不休地強調“社陣的合法地位”、“黨的角色”呢？誰都知道，爭取馬來亞的真正獨立、民主和統一，是馬來亞所有革命組織（包括在馬來亞革命鬥爭中居領導地位的無產階級政黨）的共同任務和奮鬥目標，不管你是什麼“角色”也都毫不例外。如果社陣領導提出的“爭取馬來亞的重歸統一”指的就是這樣的統一的話，那麼，為什麼當他們談到“革命實踐的第一步”的時候，偏要轉彎抹角、吞吞吐吐地以所謂“社陣的合法地位

（轉入第六版）

北加里曼丹人民武裝迅速成長和壯大，不斷打擊敵人，取得勝利！

〔革命之聲電〕活躍在北加里曼丹西部、砂勞越的北加里曼丹人民革命武裝力量，爲了爭取北加里曼丹人民從英帝國主義和拉赫曼、拉查克集團的法西斯統治下解放出來，在光芒萬丈的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堅決走鄉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克服了重重困難戰勝了馬來亞拉赫曼、拉查克集團和印度尼西亞蘇哈多集團的多次軍事圍剿。在戰爭烈火的鍛煉中迅速的發展壯大起來了。

北加里曼丹人民革命武裝力量努力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充分發揮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緊密的依靠廣大的鄉村群眾，包括居住在森林里面的伊班族群眾。很好的利用了邊區的山嶺，森林和沼澤的自然條件，逐步的擴大和鞏固了在砂勞越第一、第二和第三省的根據地和游擊區，取得了很大的勝利。

北加里曼丹人民革命武裝力量遵循偉大導師毛主席關於“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的英明教導，應用機動靈活的游擊戰術，在幾年來的對敵鬥爭中，保存和發展了自己的力量，接連不斷的給予敵人沉重的打擊，大大消滅了敵人的有生力量、爲進一步開展游擊戰爭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最近期間，北加里曼丹游擊隊英勇襲擊拉赫曼、拉查克集團的一支前來進犯的部隊，取得了出色的戰績。十一月十八日，這次由低森林部隊、警察野戰隊和警察政治部所組成的混合隊伍到第三省詩島的一個鄉村地區，搜獲和破壞群眾

的時候，遭到埋伏在附近的人民武裝的突然襲擊。當場打死兩個敵人，其中一個是班長。敵人遭到這次打擊後，驚惶失措，慌忙宣佈實施無限期的二十四小時戒嚴。人民武裝在完成戰鬥任務後，勝利轉移到安全地帶，使敵人的圍剿撲空了。在這次戰鬥之前，北加里曼丹人民很出色主動出擊，給了敵人有力的打擊。

八月份，人民武裝在砂勞越首府——古晉東北的一百哩的四里奪，伊班族聚居的地區，連續進行戰鬥。在十一日和二十日的兩次戰鬥中，人民武裝充分發揮了敢於戰鬥，不怕困難，前赴後繼的革命精神，把敵人打得十分狼狽。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武裝在離古晉一百二十英里的成邦鄉採取

行動，進攻僑僑軍的一個邊境哨站，消滅了十三個哨兵，散發了一批傳單，然後勝利轉移。

北加里曼丹人民游擊隊的神出鬼沒的行動，使駐紮在邊境的僑僑軍提心吊膽，驚慌不安。數年來，北加里曼丹人民革命武裝力量在戰鬥中所取得的勝利，大大的鼓舞了北加里曼丹各族人民。北加里曼丹各族人民在拉赫曼、拉查克集團的法西斯沙文主義的統治下，過着暗無天日的生活。越來越多的人把解放的希望寄托在人民武裝力量的身上，並且有越來越多的青年投身於爭取民族解放的隊伍，拿起槍來直接參加武裝鬥爭。

馬來亞各族人民對於北加里曼丹人民武裝力量迅速成長和壯大，感到欣鼓舞。英帝國主義和拉赫曼、拉查克集團是我們共同的敵人。在打倒這個共同敵人的鬥爭中，我們兩國人民互相支持、互相鼓舞的。我們將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

（接自第四版）

此外與美帝的軍事活動和資本入侵相配合的，是美國銀行在新加坡所建立的「亞洲美元」。它向英鎊區、非英鎊區及當地居民大事搶奪資金，現在據說已達三億新加坡元。除萬國寶通、大通和匯豐、渣打等銀行參加這個市場外，日本東京銀行也決定加入。可見美資銀行已大張血口，盡力吸收新加坡和東南亞各地的資金，特別是向華僑資金着手。

總的來說，美帝及其壟斷資本集團對新加坡正採取各種措施，來達成其經濟擴張和推行戰爭政策的目的。其對新加坡以至東南亞人民的禍害必將就日益加深，這是可以斷言的。

（接自第五版）

“來賓案”呢？如果他們認爲要在馬來亞來實現解放前爭取敵人安排下的假“統一”的理論是正確的話，爲什麼不敢於干脆地、光明正大地承認呢？

我們並不否認在我國民族解放鬥爭過程中，有可能出現敵人安排下的假“統一”的局面。但是，必須明白，這種假“統一”局面的出現，只不過是敵人爲了方便其統治而安排下來的，怎麼能夠說是我們爭取到的呢？怎麼能夠列入我們的革命實踐中來呢？如果我們把敵人的這種安排也當成是我們的革命實踐的第一步，那麼，一九六三年成立的“馬來西亞”不是也應當算爲革命實踐的第一步了嗎？這種把敵人的安排也記在自己的功勞簿上的作法，不僅“阿Q”得很，而且簡直幼稚可笑！

“爭取馬來亞的重歸統一”無論如何是不可能成爲“革命實踐的第一步”的，反過來說，要實現馬來亞的真正獨立、民主和統一，無論如何也不可能通過“爭取馬來亞的重歸

統一”的。然而，社陣領導所要推行的恰恰就是這樣一條道路。他們把不同意這一條道路的人都說成是“口頭上爭取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不以實際行動來配合言論”（見社陣主席“在黨第三屆代表大會上的講話”）。好吧，就算我們接受了這樣的指責，那麼我們要問，是不是馬來亞無產階級政黨也應當“先爭取統一，然後進一步的達到獨立和民主呢？不然，不是也應當接受這樣的指責嗎？

或者社陣領導可以這麼說，因爲無產階級政黨有武裝，社陣“沒有武裝”，所以，爲了“對具體情況作具體的分析”，社陣首先應當爭取敵人安排下的假“統一”。這麼說來，社陣豈不是要同無產階級政黨走着兩條道路，以達到“同歸”了嗎？這顯然是不可理解的。我們決不可能想像，在馬來亞民族解放鬥爭中，馬來亞無產階級政黨不必通過爭取假“統一”，而社陣則應當通過爭取假“統一”，然後進一步實現爭取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的共同目標的！

可惜，這些擺在眼前的現實道理，社陣領導却看不見，反而胡亂攻擊別人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等等。當然，這種手法是一點也不新鮮的。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列寧在嘲笑第二國際的那些修正主義者的時候就曾這麼說過：“‘教條’這是一個多麼便於利用的字眼！只要把論敵和理論稍稍歪曲一下，只要用‘教條’這個唬人的字眼把這種歪曲掩蓋一番，這就萬事大吉了！”事情正是這樣，社陣領導在他們提出的“爭取馬來亞的重歸統一”的口號遭到廣大左翼干部的反對幾近於孤立的情況下，拿不出什麼理由來，便毫無根據地把一大堆帽子，什麼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等等，一頂頂地往反對者的頭上亂套，這只能越加表明他們在真理面前的怯弱！



民自己的电台誕生 欢呼馬來亞人

日盼夜盼，
盼到了馬來亞革命之聲！
人人興高采烈，同聲歡呼，
人人爭先把大喜報！
喜訊傳千萬里，
傳遍了馬來亞的大地！
喜訊激起來人們心田的浪花，帶
帶着幸福的微笑：
互祝革命的又一偉大勝利！
春雷響大地，
後浪推前浪，
綠水青山緊鼓高歌，
革命人民赤胆紅心，
額額紅心獻給黨，
慶賀人民電台的誕生，
慶祝革命的又一偉大勝利！

馬來亞革命之聲呀，
就帶來了黨的聲音，
妳奏起了戰鬥的凱歌
馬來亞革命之聲呀，

妳代表了人民的願望，
妳表達了人民的呼聲。
馬來亞革命之聲呀，
妳像陣陣的春雷，
震撼着祖國大地；
妳像威力無比的炸彈，
炸破拉、李政權的狗胆！
妳像明亮的燈塔，
指引全國人民奮勇前進！

千千萬萬顆激動的心，
懷着革命的激動的心向妳表白：
要日日夜夜聽妳的聲音，
要天天年年聽妳的聲音！
只要共產黨一聲號令，我們就奮勇前進！



(接自第二版)

單聲地叫嚷，要用暴力來對付工人的鬥爭，並揚言要把他們驅逐出境。

與此同時，傀儡政府的爪牙——黃色公會的工賊們，也馬上登台表演，一唱一和地大肆破壞工人階級的鬥爭。正當敵人向工人階級大肆進攻的時候，偽“職工總會”還急忙配合，特別派出一個所謂“七人代表團”去叩見傀儡頭目表示忠誠，保證合作。這就徹底暴露了他們出賣工人階級利益的工賊面目。對十幾萬工人的這種野蠻迫害是駭人聽聞的。這不但引起工人階級的憤慨，而且也引起廣大人民的不滿。傀儡政府的大小頭目，作賊心虛、惶惶要命。因而，不惜用挑撥民族團結的手法，反反覆覆地為自己的罪行辯解，他們說什麼：“政府必須首先照顧公民及馬來族的利益”。說什麼“馬來族很多人失業，必須把華、印工人的工作職位讓給他們”等等。他們用這種徹頭徹尾的馬來沙文主義的論調，一方面掩蓋傀儡政府製造失業的階級剝削政策；另一方面，又企圖把馬來族廣大群眾對他們的封建的、買辦的、官僚統治的反抗和不滿，轉移到華、印族工人身上，他們的陰險用心何其狠毒！

應該指出：華印族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像馬來族工農和其他勞動人民一樣，都是被壓迫、被剝削的階級兄弟。馬來亞的一切社會財富，是馬、華、印及其他民族工農的辛勤勞動創造出來的。他們為了民族解放的事業，不惜流血犧牲，進行英勇不屈的鬥爭。他們對國家和民族的貢獻是極其偉大的，他們又是佔全國人口的絕大多數。沒有他們所有的剝削者、壓迫者，不管是英美帝國主義，還是國內大資產階級、地主階級或官僚資本家，就一天也活不下去。因為，所有這些吸血鬼，自己既不割樹膠，不洗錫米、又不會種田、捕魚、伐木或挑担，只靠出賣國家和吸取各族勞動人民的鮮血來發財致富，和過花天酒地的靡爛生活。各族工農群眾的種種苦難，都是這些害人蟲和他們的帝國主義主子一手造成的。他們是國家、民族、和人民的災難的根源。

我們國家的真正主人，不是這一小撮騎在人民頭上的賣國賊和吸血鬼。而是創造國家財富的，為祖國解放而英勇奮鬥的各族勞動人民。

拉赫曼、拉查克集團，剝奪華、印族工人的公民權和工作權，讓一小部份資產和失業的馬來族勞動群眾獲得工作，這從根本上說，也不是符合而是危害馬來族工農群眾的利益。他們口蜜腹劍，口上說的要解決馬來族勞動者的失業問題是假的，而存心要破壞各族工人團結，加強掠奪和控制才是真的。

正像偉大導師列寧在揭露沙皇政府的政治欺騙時所說的那樣：“他們是掛着關心，同情耿耿的大招牌，施捨一點帶有欺騙性的小恩小惠來平息不滿，並乘機加強官僚控制。”

拉赫曼、拉查克集團就是企圖用這種陰險的手段，來平息馬來群眾對傀儡政權的不滿，以便對他們加強掠奪和控制。不但如此，傀儡政權還作得更殘忍、更露骨。因為，即使這種對少數馬來族勞動者的小恩小惠，他們也是用華、印工人和他們的家屬的犧牲來施捨的。人人都可以嗅到，他們手上的血腥味。事實上，他們既剝奪了華印工人的公民權和工作權。又不真正地解決馬來群眾的失業問題。他們只有一個罪惡目的，那就是千方百計要造成包括各族勞動人民在內的龐大的失業後備軍，以便於壓低工資、分化工人階級的團結，為了替他們的帝國主義主子和馬來官僚資本榨取超額利潤創造必要的條件。

在廣大工農群眾面臨嚴重威脅的時候，那些所謂反對黨的頭目和黃色工會的工賊們乘機活動，他們一致擁護傀儡政府的“工作準證”制度。但是，為了混水摸魚，撈取政治資本以欺騙群眾，他們又不得不假惺惺地去向傀儡政權求情，或者裝模作樣地說，要向偽法院提出申訴等等。這些小丑們的表演，目的是為了在工人階級中製造幻想，麻痹他們的鬥爭意志和轉移他們的鬥爭方向，以便為帝國主義和傀儡政權的鎮壓和欺騙的反革命兩手政策效犬馬之勞。他們是拉赫曼、拉查克集團迫害工人階級一切罪行的不可饒恕的幫兇。

馬來亞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當前所面對的一切問題，包括公民權問題和工作準證問題，實際上並不是什麼別的問題。政權問題是不能在敵人法律許可的範圍內向敵人求情或申訴來解決的。

(轉入第八版)

(接自第三版)

動大批偽馬來軍團，和所謂“保安部隊”，繼續進行滅絕人性的屠殺。這群傢伙，接連幾天在吉隆坡街頭行凶，不僅縱火燒屋、強姦婦女，無惡不作。而且公開在街頭開槍殺無辜群眾，甚至闖進群眾的屋子，亂抓、亂打、亂殺，連孕婦和小孩也不放過，還乘機搶劫群眾的財物。在這種恐怖行動之後很多日子，逃難的人們還是心有餘悸，不敢回到自己的家里去；甚至連你們的所謂救濟難民的福利工作人員，也不得不公開承認的事實。儘管你們的〔報告書〕一口抵賴偽馬來軍團的這種令人髮指的暴行，儘管嚴厲縮小你們殺害的人數，以減輕罪行。但是，偽馬來軍團在這場慘無人道的大屠殺中所扮演的劊子手的角色，是有目共見，再也掩蓋不了的。

無數受害者在你們的恐怖統治下，害怕你們殺人滅口，以至不得不投訴外國報刊發出悲憤的控訴。他們一致指出：“五·一三”那天被殺害的群眾數以千計，而且絕大多是以皇家馬來軍團為主的所謂“保安隊”槍殺的。有兩個受害者還說：“殺人最多的就是這些‘保安隊’，至少有一千人以上死在他們的槍下。”另一受害者說：“五月十三日是皇家保安隊和縱火者的大節日，那一天簡直成了一個地獄，這一些魔鬼們，進行着屠殺、強姦、縱火與最窮兇極惡的方式歡渡了他們的節日。我的兩個親人就是被保安隊殘忍槍殺的。我的家被他們燒成灰燼，我和許多像我一樣的人，從這一場大屠殺中僥倖死里逃生，今天才能提出這個控訴。”這是血的控訴；這是一字一淚的控訴；這是對你們的野蠻暴行一刻也不容忍的控訴！

一點也不奇怪，在這種野獸的暴行面前，就是受了你們欺騙，上了你們當的馬來群眾也感到不滿了。至於那些不願充當你們殺人幫兇的馬來同胞更是憤慨。可是，對於這些正直的、珍惜民族團結的馬來同胞，你們的武裝部隊就立刻去恐嚇、威脅這個事實你們敢否認嗎？

事情十分明顯，“五·一三”大屠殺是拉赫曼、拉查克集團早在五月大選丑劇上演以前就準備好了的，並且命令以偽馬來軍團為主的所謂保安隊去執行的。

拉赫曼、拉查克集團一手製造了這場民族大屠殺，也是按照預定的計劃，立即採取消滅罪證的步驟禁止新聞記者拍攝偽軍和暴徒殺人行凶的現場照片。不僅如此，他們甚至在五月十九日授權警察可以就地處理被害群眾的屍體，而不必履行什麼一貫的驗屍之類的所謂“法律手續”。因為一經驗屍，偽馬來軍團手上的血跡就更加難以洗脫了。這不是殺人滅跡，又是什麼？

拉赫曼、拉查克在這場滅絕人性的民族大屠殺中，真是罪行累累，鐵證如山。不管他們在所謂〔五·一三騷亂報告書〕里，怎樣捏造事實、顛倒黑白，都是白費心機。他們的滔天罪行，已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要掩蓋也掩蓋不住，要抵賴也抵賴不了。留給他們的，只是有朝一日受歷史的懲罰、受人民的懲罰！

拉赫曼、拉查克集團作賊心虛，自知心虛理屈，要想以此充滿謊言的〔報告書〕也騙不了人。於是，最近以來，他們又另唱花腔，散播一種謬論說什麼“馬來人貧窮，非馬來人富裕，是‘五·一三’騷亂的主要原因。”這種謬論，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們居心何在，是不值得一駁的。但是，有一些反動的知識分子，例如“馬六甲副校長——阿吉茲之流也出來隨聲附和，為他們開脫殺人的罪責，同時也為他們所推行的民族屠殺政策製造理論根據，扮演幫兇的角色。

正如偉大導師列寧所說的：“幹這種卑鄙醜惡勾當的，不只是那班黑幫的敗類，而且還有一些反動的教授、學者、

新聞記者和議員。”

貧窮和富裕是階級是社會的規律，是拉赫曼、拉查克集團所代表的買辦的、封建的、官僚資產階級壓迫和剝削工農階級的必然現象，是沒有民族的節限，也沒有民族的分別的。誰能否認這個古往今來都是如此的客觀規律呢？在我國社會上，少數壓迫、剝削階級的人，無論他們是那一民族，越來越富裕，擁有大量財富；而絕大多數各民族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人，越來越貧窮，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這難道不是每一個人都看得見的事實嗎？這不恰恰就是拉赫曼、拉查克集團和李光耀集團的賣國政策和剝削政策所造成的嗎？

拉赫曼、拉查克集團上台以來，所推行的民族壓迫、民族屠殺政策，實際上是英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對各族勞動人民的階級壓迫政策。正是這個反動的政策，使得各族勞動人民的生活日益陷於貧困和悲慘。

偉大導師列寧，在揭露俄羅斯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對非俄羅斯人的民族壓迫政策時，英明地指出：“對異民族的壓迫是一根有兩頭的棍子；這根棍子，一頭打擊異族人，另一頭打擊俄羅斯民族。”列寧在揭露俄羅斯統治階級的民族屠殺政策時，還一針見血地指出：“統治階級之所以選擇民族大屠殺手段，來保衛他們自己的階級利益，就是因為他們再也沒有別的政策了。”當代最偉大的天才毛主席說：“民族鬥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鬥爭問題。”

今天，我國各族勞動人民，尤其是馬來族貧苦農民，要擺脫貧窮困苦處境，唯一的道路，就是團結起來，開展人民戰爭，打倒拉赫曼、拉查克集團和李光耀集團的反動統治。建立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

各民族同胞們！讓我們沿着這條勝利的道路，奮勇前進吧！

(接自第七版)

偉大導師列寧教導我們：“不用暴力來對付擁有武器和政權機關的暴徒，就不能把人民從暴徒的壓迫下解放出來。”列寧還痛斥那些不敢提出政權問題的人，他說：“誰為人民的自由而鬥爭，但不為人民掌握全部政權而鬥爭，那他不是鬥爭不徹底就是別有用心。”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偉大導師、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名言，精闢地概括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武裝奪取政權的學說。革命導師的光輝理論指引了我國人民爭取解放的道路。

讓我們團結起來，為徹底砸爛英美帝國主義的走狗——拉赫曼、拉查克集團和李光耀集團的傀儡政權，建立人民共和國而奮鬥到底！

作者們、讀者們

由於本期稿擠，故有些投來的稿暫時無從全部刊出，謹望同志們予以原諒。

另，〔人民論壇〕新年特刊（一九七〇年）即將於明年正月出版，希望愛護本報的作者、讀者們能繼續投稿，以豐富特刊內容。

〔人民論壇〕編輯部 啓